

《世界经典名著》

恋爱中的女人



〔英〕劳伦斯

Lianaixhongde
Nuren

世界经典名著

恋爱中的女人

(英)劳伦斯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韩全学

封面设计:朱 平

世界经典名著
恋爱中的女人
(英)劳伦斯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教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00 印张
2006 年 1 月修订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71-3324-7/I·1295 总定价:2800.00 元(共 1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一位“堕入神秘主义好人”的杰作，弥漫着一种“死亡苦水”的味道。它的出现是对 20 世纪英国文坛的一场强烈地震，只是在余震过后人们才充分认识到它的震动之大和影响之深。

小说紧紧围绕两件爱情纠葛展开情节。女主角厄秀拉和戈珍两姐妹分别爱上了学校督察员和煤矿主，小说通过对这两对男女离合的叙述，对男女青年在恋爱、婚姻时期的精神心理作了细致分析；对工业社会凄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探索，揭示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小说构思属于典型的现代主义小说的布局方式，在貌似松散的结构中，蕴含了作者为“精神”和“心理”所做的精心设计。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英国现代主义最杰出的作家，其作品力图表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如何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机械文明如何摧残了人的自然本性，以及由此对社会的批判和对心理的探索构成这部小说最为突出的特点。另外，其代表作有《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虹》等。

目

录

第一章	姐妹情生	(5)
第二章	肖特兰兹	(26)
第三章	教室	(42)
第四章	跳水者	(56)
第五章	火车上的故事	(65)
第六章	薄荷奶油	(78)
第七章	图 腾	(98)
第八章	布莱德比	(105)
第九章	煤 灰	(140)
第十章	素描簿	(151)
第十一章	湖心岛	(157)
第十二章	地 毯	(171)
第十三章	米 诺	(184)
第十四章	水上相逢	(199)
第十五章	礼拜之夜	(245)
第十六章	男人圈里	(256)
第十七章	工业大亨	(273)
第十八章	兔 子	(301)
第十九章	月 光	(314)
第二十章	争 斗	(342)
第二十一章	起 点	(357)
第二十二章	女人圈里	(375)

第二十三章	远 游	(387)
第二十四章	死亡与爱情	(410)
第二十五章	该否结婚	(443)
第二十六章	一把椅子	(448)
第二十七章	出 走	(461)
第二十八章	在庞巴多咖啡馆的戈珍	(481)
第二十九章	陆地上	(489)
第三十章	雪 葬	(553)
第三十一章	尾 声	(593)

第一章 姐妹情生

在贝多弗父亲的房子里，布朗温家两姐妹厄秀拉和戈珍坐在凸肚窗台上，厄秀拉正在绣一件色彩艳丽的绣品，戈珍膝盖上放着一块画板，她在默默地画着什么。姐妹俩各自忙碌着，有时也聊上几句。

戈珍说：“厄秀拉，你想结婚吗？”

厄秀拉停下手中的活，抬起头，若有所思地说：“我不知道，这要看怎么说了。”戈珍觉得这个回答有点奇怪，她吃惊地看着姐姐。又琢磨了半天厄秀拉的话。

“这个嘛，”戈珍调侃地说，“好像指的就是那回事。但是，你不觉得结婚会比现在的处境好一些吗？”

厄秀拉脸上掠过一丝忧愁。“也许是吧，”她说，“但我没有把握。”

戈珍又沉默了，显然有点儿不高兴，她本来想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可姐姐的回答真让她泄气，“你不认为一个人需要结婚的经验吗？”她问。

“你觉得结婚是一种经验吗？”厄秀拉反问。

“那当然，不管怎么说都是。”戈珍觉得自己很有道理，又继续说，“也许这经验让人不愉快，但这的确是一种经验。”

“那可不见得，”厄秀拉说，“说不准倒是经验的结束呢。”

戈珍停下画画，端正地坐着，认真听厄秀拉说话，并考虑着她的话是否有道理。

“当然了，”她说，“是要想到这个。”说完后，她们又沉默了。戈珍十分迅速地一把抓过橡皮擦，把画上去的东西全部擦掉。厄秀拉仔细耐心地绣她的花儿。

“如果有合适的人向你求婚你会不会答应吗？”戈珍问。

“不用说了，我都已经拒绝了好几个了。”厄秀拉说。

“真的!？”戈珍万分惊讶地问：“为什么你要这么干？对此难道你有什么独特的见解吗？”

“那倒不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很优秀的人，我太喜欢他了。”厄秀拉满怀愉悦地说。

“真的吗!？你不会给人家欺骗了吧？”

“也许吧，但是我太喜欢他了。”厄秀拉说，“当你身临其境时，根本就没有被欺骗这种感觉。如果我被人欺骗了，我就早结婚了。最重要的原因是有时候我并不想结婚。”说话的同时，两姐妹的脸色舒展开来，感到非常快乐。

“噢！太好了，”戈珍叫道，“不想结婚，这吸引力也太大了。”说完这句话后，俩人相对大笑起来，但心里却感到有些担心并且也有些可怕。

她们长时间默默无语，没有再说半句话。厄秀拉继续绣着她的花儿，戈珍照旧画她的素描。厄秀拉已经二十六岁了，戈珍也



二十五岁啦。姐妹俩都老大不小的大姑娘了，但她们都与新潮女性相像，看上去不拘一格，不像神话中的青春女神，反倒更像月亮女神那样纯洁、冷漠。戈珍长得很漂亮，皮肤柔嫩，体态婀娜，人也十分温顺。她穿一件墨绿色丝绸上衣，领口和袖口上都镶上了蓝色和绿色的亚麻布褶边儿；脚上则穿一双翠绿色的袜子。她的神情与厄秀拉刚好相反，她时而自信、时而羞涩，又挺敏感。周围的人被戈珍那坦然磊落的神态和落落大方的举止所震惊所吸引了，说她是伶俐的姑娘。她在伦敦一所艺术学校边工作边学习了几年，看起来就像是高明的艺术家。

“我正在盼望着一个男人能够来我的身边，”戈珍说着，然后用牙齿紧紧地咬住下嘴唇，半是玄虚半是苦恼地笑着，并且做了个怪怪的鬼脸。这个动作让厄秀拉吃了一惊。

“原因就是为在这儿寻找他，你才回家是吗？”她不怀好意地笑道。

“胡说！”戈珍大声地叫道，“怎么可能呢？除非我疯了，才会去找他呢。当然啦！要是的确有那么一个人，相貌英俊、仪表动人，并且是个百万富翁，那——”戈珍略微有些羞怯地止住了话头。然后她盯着厄秀拉，似乎要想看透她的内心。“你感到厌倦了吗？”她如此问姐姐，“你是否感觉到一切都有些不能实现的可能！噢！一切都实现不了！一切事情都是痴心妄想。”

“什么痴心妄想？”厄秀拉疑惑地问。

“噢！一切都是这样，包括普普通通的事情都这样。”戈珍气愤地回答道。

姐妹俩不说话了，都在暗自思索认真地考虑着自己的命运。

“这是非常恐怖的。”厄秀拉不安地说，停顿了一会儿后她

又开始说：“但是你准备想通过结婚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那是以后的事儿，没法避免。”戈珍说。厄秀拉考虑着这个问题，心中有点苦涩。她在威利·格林中学当老师，已经好几年了。

“我明白，”她说，“人有时想想将来几乎都一样，但如果现实地想想就好了，想想吧，想想你接触的一个男人，天天晚上回家来，对你说声‘哈罗’，然后吻你——”

厄秀拉说到这里，俩人又沉默了。

“是的，”戈珍小声说，“但这不可能。男人不可能都这样。”

“还有孩子——”厄秀拉犹豫地说。

戈珍的表情严峻起来。

“你真想要孩子吗，厄秀拉？”她冷冷地问。

听她这一问，厄秀拉脸上露出了迷惑不解的表情。“我感到这个问题离我还很远。”她说。

“你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吗？”戈珍问，“反正我一直没想过生孩子，根本没有过这种想法。”

戈珍神情平淡地看着厄秀拉。厄秀拉皱了皱眉头。

“也许这并不是真实的，”她支吾道，“可能人们心里并不想要孩子，但在表面上却这样说。”戈珍的脸色严肃起来，她只需要笼统的说法就可以了。

“但一个人偶尔会看到别人的孩子。”厄秀拉说。

戈珍又一次看看姐姐，目光中几乎有些怨恨。

“是这样。”她说完就不再说话了。

姐妹俩默默地绣花、画画儿。厄秀拉总是那么阳光灿烂，心中燃烧着一团热情的、沸沸腾腾的火。她自己独立生活很久了，

洁身自好。日复一日工作着，总想把握住生活，尤其是照自己的想法去把握生活。表面上她停止了活跃的生活，可实际上，在冥冥中却有什么东西生长出来。要是她能够冲破那最后的一层障碍该多好啊！她似乎像一个胎儿那样伸出了双手，可是她还不能那样做。她始终有一种独特的预感，感到有什么将至。

她放下手中的刺绣，看看妹妹。她觉得戈珍太漂亮、实在太迷人了，她柔美、丰腴、纤细。她还有点顽皮、淘气、出言不逊，她是个毫无修饰的处女。厄秀拉打心眼儿里羡慕她。

“你为什么回家来？”

戈珍知道厄秀拉羡慕她了。她直起腰来，用长长的眼睫毛下的目光凝视着厄秀拉。

“问我为什么回来吗，厄秀拉？”她重复道：“我自己已经问过自己一千次了。”

“你搞清楚了吗？”

“清楚了，我想我现在清楚了。我觉得我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说完她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厄秀拉的脸上，仿佛在用目光寻问着她。

“我知道！”厄秀拉叫道，那神情有些紧张，像是在说谎，其实她什么都不清楚。“可你要跳到哪儿去呢？”

“哦，不清楚，”戈珍说，她的口气有点超然。“一个人如果跳过了篱笆，他总能落到一个什么地方的。”

“可这不是在冒险吗？”厄秀拉说。

戈珍脸上泛起一丝嘲讽的笑意。

“嗨！”她笑道：“我们尽吵些什么呀！”说完这句话，她又



沉默了。可厄秀拉仍然郁闷地沉思着。

“你回到家中，觉得家里怎么样？”她问。

戈珍沉默了片刻，非常的冷漠，然后冷冷地说：

“我发现我已经不是这儿的人了。”

“那爸爸呢？”

戈珍非常反感地看看厄秀拉，有些像被蜂儿刺了一下的样子，说：

“我还没时间想到他呢，我不让自己去想。”她的话很冷漠。

“是啊！”厄秀拉吞吞吐吐地说。她俩的对话的确进行不下去了。姐妹俩仿佛发现自己碰到了一个黑洞洞的深渊，很可怕，而她们好像就在深渊边上窥视一样。

她们又默默地做着各自手中的活儿。一会儿，戈珍的脸因为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而通红起来。她不愿让情绪发作起来。

“我们出去看看那家人的婚礼吧。”她终于说话了，口气很随便，其实想借此掩饰一下自己不平静的心。

“好啊！”厄秀拉叫道，急切地把绣品扔到一边，跳了起来，似乎像逃离什么东西一样。

往楼上走着，厄秀拉再一次注意地看着这座房子，这是她的家。可是她现在非常讨厌这儿，这块肮脏又让人太熟悉的地方！她内心深处对这个家十分反感，这周围的环境、整个气氛和这种陈腐的生活都让她反感。一想到这些她不由的恐怖起来。

两个姑娘很快就来到了贝多弗的主干道上，匆匆走着。这条街很宽，路旁有商店和住房，但是布局散乱，街道上也很脏，不过倒不显得落后。戈珍刚从街西区和苏塞克斯来，对中部这座小小的矿区域十分厌恶，这儿全是又乱又脏。她朝前走着，穿过长



长的砾石街道，整个混乱不堪、肮脏透顶的小镇风貌尽收眼底。人们的目光都盯着她，她感到很难受。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又要体验这乱七八糟、丑陋不堪的小城滋味。她为什么要受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为什么要向这些毫无意义的人和这座毫无光彩的农村小镇屈服呢？为什么她仍然要向这些东西屈服？她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在尘土中蠕动的甲壳虫那样令人反感。

她们走下主干道，经过一座黑乎乎的公家菜园，园子里沾满煤炭的白菜毫无生气地散落着。没人感到羞耻，更没人为这个感到不好意思。

“这儿的农村像在地狱中一样。”戈珍说，“矿工们把煤炭带到地面来，挖得这么多呀。厄秀拉，这可真是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妙了。可这儿又是另一个世界，这儿的人全是些吃尸鬼，这儿什么东西都沾着鬼气。全是真实世界的鬼影，是鬼影、食尸鬼，全是些肮脏、龌龊的东西。厄秀拉，这简直让人发疯。”

姐妹俩穿过一片黑黝黝、肮脏不堪的田野。左边是散落着一座座煤矿，煤矿的对面的山上是小麦田和森林，远远看去是一片黝黑，就像罩着一层黑纱似的。敦敦实实的烟窗里不时冒着白烟黑烟，像黑沉沉的天空在变魔术一样。近处是一排排的住房，顺山坡而上，一直通向山顶。这些房子用暗红砖块砌成，房顶盖着石板，看上去很不结实。姐妹俩走的这条路也是黑乎乎的。路是被矿工们的每天上下班的脚步踩出来的。路旁围着铁栅栏，栅门都让进进出出的矿工们的厚工装裤磨亮了。现在姐妹二人走在几排简易工棚中间的路上，这里可真是寒酸多了。女人们戴着围裙，双臂交叉着抱在胸前，站在远处窃窃私语，她们用一种不开

化人的眼光目不转睛地盯着布朗温姐妹；孩子们在追逐叫骂着。

戈珍走着，被眼前的东西惊呆了。如果说这也是人的生活，如果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是一个完整世界，那么她自己那个世界算什么呢？她意识到自己穿着很特殊，绿草般鲜绿的袜子，戴着绿色的天鹅绒帽，柔软的长大衣也是绿的，只是颜色更深一点。她感到自己腾云驾雾般地走着，步伐都乱了，她的心缩紧了，似乎她随时都会猝然摔倒在地。她害怕了。

她紧紧偎依着厄秀拉，而她对这个世界黑暗、粗鄙、充满敌意的世界早就习以为常了。尽管有厄秀拉在身边，戈珍仍然感到像是在受苦刑，心灵深处一直在呼喊：“我要回去，我要走，我不想看到这儿，更不想看到这些东西。”可她不得不继续朝前走。

厄秀拉已经感觉到戈珍是在受罪。

“你非常讨厌这些，是吗？”她问。

“这儿一切让我很吃惊。”戈珍结结巴巴地说。

“你不会在这儿呆太久。”厄秀拉说。

戈珍松了一口气，继续朝前走。

她们离开了矿区，翻过一个小山，来到山后宁静的乡村，朝威利·格林中学走去。田野上仍然散落着许多煤炭，但好多了，山上的树林里也这样，似乎永远都在闪着黑色的光芒。这是初春，天气仍然有些凉意，但尚有几缕阳光。篱笆下冒出些金色的花来。威利·格林的农家菜园里，葡萄已经长出了叶子，石墙上，灰色的叶子中已绽放出小白花儿。

她们走下了高高的田埂，田埂中间是通向教堂的主干道。在道路转弯的地势低的地方，树下站着一群等着看婚礼的人们。这个地区的矿业主托玛斯·克里奇的女儿与一位海军军官的婚礼马



上就要举行了。

“咱们回去吧，”戈珍转过身说着，“全是些不开化的人。”

她在路上犹豫着。

“别管他们，”厄秀拉说，“他们都不错，都认识我，没事儿。

“我们非得从他们当中穿过去吗？”戈珍问。

“他们都不错，真的。”厄秀拉说着继续朝前走。于是姐妹俩人并肩走近了这群躁动不安、双眼只会无表情的盯着看的人们。这当中大多数是矿工们的妻子，是些只会做家务的女人，她们脸上透着警觉的神色，一看就是下等人。

姐妹俩浑身不自在地径直朝大门走去。女人们为她们俩人闪开了一条路，可让出来的哪里是路啊，只是窄窄的一条缝，好像是在勉强放弃自己的地盘儿一样。姐妹俩默默地穿过石门，踏上台阶，站在红色地毯上的一个警察一直在盯着她们往前行进的步伐。

“这双袜子可够值钱的！”戈珍身后有人说。一听这话，戈珍浑身就燃起一股怒火。她真恨不得把这些人全干掉，把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灭干净。她真讨厌在这些人注视下沿着地毯往前走，穿过教堂的院子。

“我不去教堂了。”戈珍终于做出了最后的决定。她的话让厄秀拉吃惊的停住脚步，连忙转过身走上了旁边一条通向中学旁门的小路。中学和教堂是邻居。

她们俩人穿过灌木丛进到学校，厄秀拉坐在月桂树下的矮石墙上歇息。学校高大的红楼静静地伫立着，因为是假日窗户全都关闭着，灌木丛那边就是教堂淡淡的屋顶和塔楼。姐妹俩被树



林的枝条掩映着。

戈珍默默地找了一块石头坐了下来，紧闭着嘴，头扭向一边。她好后悔回到家来。厄秀拉看看她，觉得她漂亮极了，自己的一切都不如她，她认输了，脸都红了，厄秀拉感到紧张得有点累了。厄秀拉希望能自己单独坐一会儿，脱离戈珍给她造成的透不过气来的紧张感。

“我们还要在这儿呆下去吗？”戈珍问。

“我就在这歇一小会儿。”厄秀拉说着站起身，好像是受到戈珍的斥责一样。“咱们就站在旁边球场的角落里，在那儿，教堂里干什么都看得见。”

太阳已高高挂在天空中照耀着教堂的墓地，空气中淡淡地弥漫着树脂的清香，那是春天的气息，或许是墓地那边紫罗兰散发着幽香的缘故。一些雏菊已绽开了洁白的花朵，像小天使一样美丽漂亮。空中铜色山毛榉上伸展出血红色的树叶。

十一点时，一辆辆载着宾客的马车准时到达。当第一辆车驶进教堂的路上时，门口前人群拥挤起来，产生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出席婚礼的宾客们徐徐走上台阶，沿着红色地毯走进教堂。这是一个天气晴好，阳光明媚的日子，人们个个兴高采烈。

戈珍用自己那种独特好奇地的目光仔细观察着这些人。她把每个人都从头到脚地观察一通，或把他们与书中的人物，或一幅画中的人物，或剧院中的活动木偶作比较，总之，她喜欢完整地观察他们，她喜欢区别他们不同的性格，将他们还原成本来面目，给他们设置一个生存环境，在他们从她眼前走过的一瞬间就已经给他们做出了理性的定论。她非常了解他们了，对她来说他们这些人，已经是被打上了烙印做出了判断的人。等到克里奇家

